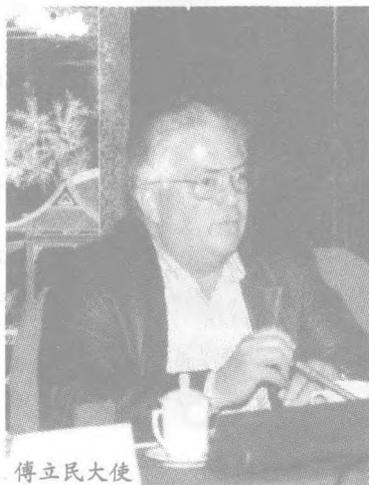


奸（我又对喜欢中文的志方用中文大声重复了这两字），这些搞分裂的人最终成为被千古唾骂的民族罪人。维护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责。确如科萨教授前天的发言所说，我们手中只有一根短棒，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不必过高估计甚至故意夸大，但是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意志和执行任务的决心万万不可低估。”会场沉默片刻，因再无其他人发言，这句话也就成了辩论的结束语。回到台下的座位时，听到坐在我后面的志方还在低声骂道：“中国海盗，中国海盗。”因为要说的已在台上说完了，我也不再理睬他。散会后，一位欧洲国家的代表走到我面前说：“你有力而优雅地驳斥了那个日本人。”一位美方代表称：“你的话是一枚炸弹。”代表们索要我的发言稿，美方主持人把我译的英文稿打印后让我校对过，复印了60份，转眼便被取光了。

会议上，我注意到美军方人士与民间学者有差异，美方代表与日方、菲方代表也有差异。与会的美国军人都很谨慎，没有提出敏感性的和挑衅性的问题。不少了解中国的高级军方代表在大会发言和会下交谈中指出：“美国只有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战略上的协调，亚太的诸多重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月29日晚，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汤玛斯·法尔戈上将举行晚宴。灯火通明的宴会厅中，我的座位排在法尔戈上将一桌。席间，法尔戈起身走到我边上的小讲台向与会代表致欢迎辞和回答问题，又有好事者先后提及台海如发生战事，美国第七舰队将如何反应？这时，我与法尔戈上将的目光不由地碰到了一起，近距离的短促相视，微妙的信息在不言之中如闪电般地交流，上将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傅立民大使

十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间展开了。55万人的多国部队作为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的“随从人员”，驻在沙特，当时的大使是傅立民。前不久，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认识了这位大使。机不可失，我对他进行了短暂的采访。

萨达姆的算盘与美国的行动

我的采访是从海湾危机开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萨达姆蓄谋已久的。然而他的行动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大使的思绪把我们带回到了1990年那个炎热的夏季。

“1990年4月，美国国务院在西德首都波恩开会，美国驻中东的大使云集一堂，共商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当时我是美国驻沙特大使。两伊战争后，我注意到萨达姆野心膨胀，一直垂涎科威特的布比延和沃尔拜两岛。他同沙特和巴林先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却未同科威特签订这样的条约。他对科威特另有图谋，或许要入侵科威特？为此我写了3篇分析报告。

“我认为，首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无人匹敌，它的军队由1980年的十个师扩充至55个师100万人，拥有500架飞机，5500辆坦克。萨达姆一直想做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如果外国列强不干涉的话，他会轻而易举地占领科威特，接着是沙特。单从军事上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他手中将拥有世界1/4的石油储备和数不清的财富，他会实现称霸阿拉伯世界的野心。第二，苏联正面临解体，无暇他顾，美国也正想从地区冲突中抽身。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有三：一是保护石油安全，二是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三是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剩下两个。萨达姆曾向美国暗示，他不会扰乱石油的流通，也无意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其用意就是一旦伊拉克有“越轨”行为，它不希望美国干预。第三，美国当时与科威特和沙特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科威特一直拒绝美国的船只进入科威



海湾战争，

他的使馆曾拥有 55 万人



——访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

提起傅立民(查尔斯·弗里曼),熟知近几十年中美关系史的人都不会陌生。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当时只有28岁的他就是随行的重要翻译,后来当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其实,傅立民大使还有另一番风光经历: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好是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特港口,甚至同与美国建交的阿曼断交,美军同科威特的军队从未进行过联合军事演习。80年代,沙特都是从英国和法国购买武器,沙特与美国也无高层往来。然而,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却很好,伊拉克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在两伊战争中‘战胜’了伊朗,就在1990年4月,布什总统还在为确保给伊拉克贷款说服国会。第四,沙特国王法赫德曾告诉我,他不止一次听萨达姆对他说,他要和沙特分别吞并海湾国家,法赫德国王以为他在开玩笑。我想法赫德国王的漠视会让萨达姆产生错觉,助长他的自大。总之,我预感伊拉克要入侵科威特。然而,我的分析没有引起重视。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非常震惊。

“现在看来,萨达姆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他误认为美国不会干预伊拉克的行动。”

“美国为什么会介入这场危机呢?”我问大使。

“事也凑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那天,刚好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布什总统在科罗拉多州开会。撒切尔夫人是个强硬的领导人,她催促布什,一定要给伊拉克点颜色看。英国的支持无疑给布什总统以很大信心。另外,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两天后,我们发现在科威特与沙特边界‘中立区’,即在距沙特边境一公里处,伊军的两个师在活动,还有一些巡逻队。我们断定如果不紧急采取行动,伊拉克马上就要入侵沙特。沙特的军队只有7万人,伊拉克将势如破竹。如果攫取沙特,伊拉克将拥有世界40%的石油储备,世界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另外,伊拉克还有可能切断沙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阻止增援部队的到来。沙特处在了这场危机的风口浪尖上。”

“沙特一直对伊拉克怀有戒心和恐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沙特就有一种不祥之兆。长期以来,沙特拒绝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驻军和建立基地。所以当多国部队打算进驻沙特时,沙特政府犹豫了。但在全面权衡形势以后,为确保政权的稳定,沙特政府还是决定让多国部队进驻沙特。”

“8月6日那天,我同国防部长切尼在沙特拜见了法赫德国王。国王问我们,‘美国打算怎样对付伊拉克?如果是强有力的,我们欢迎你们来,如果只是一般的反应,那就算了’。在场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随即说,‘美国准备投入一支30万人的军队,足以保卫沙特’。法赫德说,‘那是强有力的,欢迎你们来’。8月8日,美军第82空降师先遣部队2300人抵达沙特,到海湾战争爆发时,已有55万人进驻沙特。法赫德国王说,这些军队都可以被看做是美国驻沙特使馆的随从人员。一下子,我的使馆成了世



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右四)在科威特共庆海湾战争结束十周年。

‘老鼠戏猫’的游戏，美军疲倦了，军方都有怨言，当然，军人是不能过问政治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儿，要为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会改变现有的政策吗？还会再发生海湾战争吗？”我试探着问。

“美国要改变政策有两个前提，一是伊拉克要正式承认科威特的独立，二是萨达姆要停止对沙特的威胁。再度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与中国的渊源

傅立民大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60年代中期，他从法律系毕业。当时正处在冷战时期，美国 and 苏联严重对峙。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又是苏联的敌人，大使认为这种三角关系不合逻辑，他断定中国和美国迟早要建交，要合作。

他进入外交界后开始热衷于研究中美关系。60年代末他去了台湾，专门学习汉语，1971年5月学成归国。两个月后，就赶上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他成了随从翻译。1972年，他陪同尼克松访华，随后在美国驻京联络处当副主任。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很幸运，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他经历了最重要的中美建交这一重要时刻。他还参与起草了《“八·一七”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等，可以说他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证人。

作为职业外交官，傅立民大使既是成功的，又是幸运的。大使引以为荣的有三件事：其一，亲历中美建交；其二，他在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非洲事务时，恰逢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其三，他在沙特当大使时，赶上了海湾战争，当时沙特处于战争的前沿。

傅立民大使从沙特回国后，担任助理国防部长，负责美国在国外的军队事务。就在这个时候，他决定下海经商。目前他是华盛顿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又兼任美国政策基金会共同主席和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副主席。

傅立民大使热衷于中美关系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曾祖父曾来中国，被孙中山聘请负责长江洪水控制研究，他的外曾祖父曾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工作过，他的另一位长辈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是他的学生。再追溯得更远些，他的祖辈是新英格兰人，当过船长，很早就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可以说大使一家与中国有着一种不解之缘。

.....

本来，我还想从大使那儿挖掘更多的“宝藏”，有关海湾战争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有关其他的，然而时间竟是那样的宝贵，大使要赴会，晚上又有活动，第二天就要返回美国。我只能同大使分手，并渴望下一次有机会相见。▲

界历史上最大的使馆，我也成了最大使馆的大使。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了……”

海湾战争：阶段性胜利

海湾战争是以伊拉克失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取胜而告结束。对这一结局，大使有他自己的看法。

“从军事上讲，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解放了科威特，重创了伊拉克的军队。但这是阶段性的胜利，因为我们没有将萨达姆赶下台，留下后患。这也是我们在海湾战争中犯下的严重错误。一般说来，战争结束时，通常不是胜者宣布他胜利，而是战败的一方承认他失败。海湾战争结束时，我们没有迫使萨达姆承认他失败，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谈判，只有联合国的决议，而这一决议又是单方面的决议。结果萨达姆保住了总统宝座，他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蒙骗他的人民说他没有失败，说他战胜了布什，战胜了撒切尔夫人，战胜了法赫德国王。他一下子成了伟人。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有一位将军曾说过，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更完美的和平。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湾战争，我认为我们没有成功。海湾战争后海湾地区的安全状况不如从前，国家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萨达姆的存在仍威胁着科威特，威胁着沙特，海湾地区仍是不稳定的，低烈度的战争一直在继续。”

“美国表面上要赶萨达姆下台，其实是不是更希望他留在台上，以使美军在中东存在有借口？”我半开玩笑地问大使。

“如果你去过海湾，就不会这样想了。”大使温和地说。“只有那些认为海湾地区是天堂的人才会这样想。没有一个军人愿意驻在海湾。在夏天，利雅得的气温高达40度，酷暑难耐。我们尚且如此，军队的条件就更差了。战争结束近十年来，萨达姆时不时地同美国进行